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行走人生】

两片叶子，风吹散又相聚

□王国平

汪曾祺写有《晚饭后的故事》，说学唱戏的郭庆春跟许大娘家相熟，特别是和她女儿招弟，年幼时玩游戏，“谁输了，就让赢家弹一下脑髓，或是拧一下耳朵，刮一下鼻子，或是亲一下”。大了一些，不再这么玩了，“有时眼对眼看着，看半天，不说话”。后来，他倒仓没有倒过来，形势也变了，只好拉菜车、卖西瓜、卖柿子。许大娘也搬家了，搬到哪里，他也没打听。汪曾祺写道：“北京城那样大，人一分开，就像树上落下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了。”

曾经耳闻，有外地进城打工的，别人问感受如何，答：“地面大，人情薄。”这么庞大的一个城市，都是陌生人，人来人往，擦肩而过，留不下印痕。

又耳闻，一位福建籍的文化人客居他乡，生命垂危，梦回老家，呢喃自语：福建人，亲！人生的终点，老人家流连于彼此相熟的那份浓郁的烟火气。

出差，到县上，进小超市购物，跟店主闲聊，冷不丁就送上一句：你是外地的。注意，是肯定句，不是疑问句。开始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答：一看就是外地的，不认得。也就是说，人家的词典里不给“邂逅”单设座次。——汪曾祺的《皮凤三榷房子》，写了一个修鞋手艺人高大头，戴着一副黑框窄片花镜，在大街上干活，连头也不大抬，“但是这个小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在大城市街头与熟人不期而遇是奇迹。记得一回，在北京西站下车，从地下转到地面，去赴一场小型聚会。路过一个落地玻璃快餐厅，听见“浜浜”的敲玻璃声音，急切、沉闷，欢快，五味杂陈。讶异地抬头一望，一张熟悉的脸。大学同窗，睡在上铺的兄弟。七八年未见，脸蛋胖了一圈，轮廓依然在。他在兰州任教，领着学生到天津参加比赛，在北京中转，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富余时间，居然遇上了。两个男人，喊着对方的名字，一个大大的拥抱，眼神里有异样的情绪在流动、在升腾。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有几人知晓，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再一吹，又落在同一棵树根下。

话说，这也是大城市的迷人之处，有着难以言说的风味。后来，郭庆春不仅偶遇了招弟，还偶遇了她的女儿。“北京城并不大”，汪曾祺写到。

老崔的心事

【老温散记】

□温涛

跟老崔熟识，是一碗面的缘分。

他的油泼面做得好吃，确切地说，米皮才是他最拿手的，筋道爽滑，调料是他自己研发的，味儿很足。

他的店，藏在山财西侧小区深处，并不显眼。那里是小吃一条街。因为靠着高校，熙熙攘攘，人气很旺。店里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biang字，加了框裱的。两边的墙上，被花花绿绿的便签贴满了，都是顾客留下的手笔。有的盛赞面的美味，有的是小朋友的涂鸦，还有年轻人的私语，寥寥几句，或是友情或是爱情的留言和宣言。

来的多是熟客，见了老崔热情地打招呼，老崔就用他浓重的陕味方言，简单回应，彼此寒暄。

凉拌的米皮可以带走，但面只能在店里吃，这也是不成文的店规。对于油泼面的外带要求，老崔都是干脆利落地拒绝。在他看来，带回去吃，就没了刚端上桌的纯正味道。这一条，新客人不理解，但熟人都知道。老崔的口号是，要做有温度的油泼面。

一来二去，就跟老崔熟了。他的店离我家近，不在家吃饭的时候，老崔这里，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不二之选。

有一次，崔嫂的拿手活被我们发现，她自己烙的薄饼又脆又香，我们看了眼馋得不行，结果她转身回到厨房，专门给我们又做了一张打牙祭。真的是好吃。

老崔黝黑，瘦高个，语速快，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的语速。崔

嫂白皙，中等个，说话慢，空闲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聊家常。

两口子来济南十多年了。从摆地摊开始，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一点点地打拼积累，才有了自己的店。这两年，又在别处开了新店，还招了徒弟，为此还专门找了个仓库，研发配送，老崔更忙了。

老崔偶尔也会聊起他自己的故事，与其说乡情，还不如说是乡愁。

两口子来济南的时候，孩子都还小。儿子去年考取了南京邮电大学。高考结束的时候，也来过店里帮忙，壮壮的话不多。

儿子打电话告诉他考上大学的情景，老崔一直记得。他总觉得陪儿子太少，过意不去。

有一阵，青春期的儿子跟老崔顶牛。老崔说，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儿子看他也这样，父子无话，一说就多。孩子上了大学，老崔都是主动把生活费打过去，还给他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用于学习。

“他打电话给我，说谢谢我，我都觉得这话不像是他说的。”老崔嘴上说得轻松，脸上却是一副百感交集的表情。

崔嫂说，远隔千里，常年在外，孩子根本顾不上。但有一次听说女儿在学校不好好学习，她急了，从济南专程回了陕西老家。狠狠地把闺女教训了一顿，还动手打了她。说着说着，也是眼圈红红的。她说，不过是让孩子明白，他们辛辛苦苦在外打拼，到底是为了啥。

如今女儿也出嫁了，还生了宝宝。老崔和崔嫂升级了。

老崔最惦记的，其实是陕

西家中的老母亲。他写过一篇散文，叫做《铁勺子》。当年条件差，年少的老崔巴望着能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吃上一个用铁勺子炒的鸡蛋，但那天老母亲虽然答应了，却无意忘记了。此事也成了老崔一个久远的心结。他去年春节回去，老母亲在他生日当天，特意给他炒了个鸡蛋，说是还给老崔的。

老崔给我发来了老母亲在厨房炒鸡蛋的一段手机视频。画面很安静，却把我看得心潮起伏的。我说，老崔，没想到，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

他的文字挺朴实。里面有几个方言用字，很生僻，都不知道他怎么写出来的。

西北人豪爽重情义，老崔就是这样。我收到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有好几样了吧，而且都是突然袭击。去吃面的时候，他就笑呵呵地从柜台后面拿出个物件来。

“老温，这是送给你的哈。”他总是把“温”发成四声。

第一次是他自己配制的煮面的调料。“你回去煮面条，试试我的料。”

第二次是带着墨香的《出师表》拓片，他特意从西安带回来的。

第三次，从陕西回来，他给我带了块黑茶茯砖，我进而了解了陕西的黑茶历史。

接二连三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何德何能嘛！

“老崔何德何能嘛！”其实这句话，是老崔经常挂在嘴边的。

老崔人缘好。他对朋友都这样，为了让人体验正宗的油

泼面的辣味，他经常把从老家带来的辣椒面送人品尝。前几天，有位常客兼朋友的父母来济南，非要请老崔两口子吃饭，还要认干亲。老崔说：不知如何是好！

老崔对面是真有感情，说起来就兴奋。他还在住处前的空地上，种过一点麦子。前段时间，自己开发了一款绿色的菠菜面，我竟然很荣幸地成为试吃的第一人，老崔说他请客。

有一天，他把我拉进了他的老崔家群，接近二百人，看样子都是店里的常客，也是老崔的粉丝。群里的年轻人，一口一个崔叔地叫，那叫一个亲切。有人偶尔发两张跟老崔的合影出来，都笑得很灿烂。还有的人出差在外，直接在群里说：老崔，想你的面啊。说得我也想他的面了。我就在群里说了句：吃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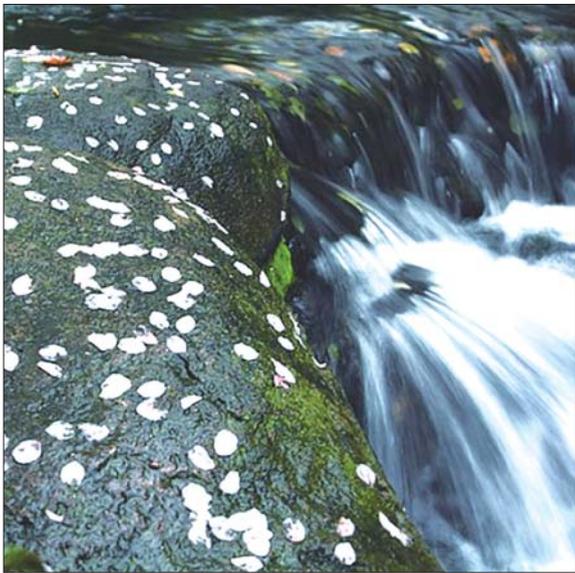
也没看老崔的回复，就带了家里的小朋友，大中午地出了门，直奔老崔那儿去了。

结果一路过去，正好赶上当天的拆违。老崔的店也关门了，面是吃不成了。

在市区繁华地段的那家新店，也遇到了同样的处境。老崔说，那里也在清理餐饮店。这家店刚营业不到两年，全新装修的，店面不小，老崔投了不少钱。

群里的人都惦记着老崔的面，他最近一直忙着找新址。

老崔告诉我，新店址定在大明湖附近，马上快开业了。应该去道贺，顺便再吃一顿，面也好，米皮也好，应该别有一番滋味了吧。



【落英缤纷】

每个人的落花与流水

□洛雁

三月墨迹未干，阳光急于交待语言多余，桃花被迫交出体内的告白
这清瘦的水声一笔笔落向宣纸需要用怎样浓淡相宜的灰才能衔接一个人的内心与山色
那刻意的留白是一种宽恕原谅所有翅膀飞过的痕迹

水的刀锋，过往泛血而佛性简洁信仰纷纷上岸，稻草和黄昏无人认领
美是蛊惑的毒，期望是可耻的河流裂开花朵，这不是暴力是你以美为死期解释爱恨交加的理由
所有的欣喜，都大不过悲伤一生的对错各有去处
在启程凋谢之前，还有足够的美让悲伤成型

【岁月留痕】

松香味里，想起那方老茶台

□许德平

我的姥爷是个瘸子，拐棍和青砖茶台是他晚年的最爱。一仗拐棍，支撑着老人的身体平衡；一壶粗茶，就是姥爷所有故事的引子。

姥爷为庄姓，兄弟七人中有教师，有中医，而硬汉性格的他，选择了扛枪卫国。

他参加过多场战役，在解放临汾城，攻打阎锡山的战斗中，姥爷的战友喊到“老庄，你挂彩了！”

姥爷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人从战场抬了下来，一颗炮弹让他从此失去了右腿。从战场回家的姥爷，虽行动困难，但爽朗的笑声是他每天好心情的标志。姥爷说，同一批从军的战友上百人，留得性命的，仅仅三两人，自己能活着回到家里，这是老天爷给的好报呀，这就是幸福好日子！

那什么才是好日子呢？姥爷又自问自答地说：好日子呀，就是暖壶里有热开水，饭桌上有咸菜疙瘩，大锅里有玉米面糊饼子！

姥爷对物质条件要求不高，唯一一样嗜好——喝茶。小村子里的乡亲们，都成了姥爷院里的常客。这个小院儿，也就成了姥爷的“会客厅”。

姥爷让舅舅们在小院的东南一角，垒起一方茶台。茶台约有一米见方，六七十厘米高，半圆形的青泥脊瓦，垒成烟筒，紧贴院子围墙向上延伸。这方低矮的青砖茶台，从此成为姥爷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

甜甜的井水倒进老铁壶，墩在那红彤彤的炉膛之上，半干不湿的松树枝子，在灶里劈啪作响，空气里充满了松香味儿，伴随着袅袅炊烟。左邻右舍的老少爷们儿，看到这煮茶的“烽火”信号，就手提小马

扎，陆续赶来，围绕着姥爷坐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物资匮乏，除非是过大年，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这样的大事，乡亲们才能舍得买上一点好茶。大家知道姥爷爱喝茶，但凡有好茶，都会送到姥爷的小院儿，请他品尝点评一番，也听一听姥爷出生入死的战场故事。

有了茶台的小院儿，客人们也不再局限于村子的乡亲们，有了电影放映队的师傅，也有走南串北的马戏团演员。自春至夏，自秋至冬，姥爷的故事，姥爷的茶台，一天比一天热闹。

姥爷走的那一天，身着布衣。战争让他失去了右肢，留下的除了那一大袋子的军功章，别再无他。殡仪馆工作人员捧出了姥爷的骨灰，还用红布单独包了一个包裹。包裹不大，但很有分量。工作人员难过地说，这里面包的是老军人身上的弹片，请您收好……

舅舅和我娘知道姥爷身上多处中弹，但没想到竟带有如此多的弹片。这其中的任意一块弹片，若稍有偏差，都会让姥爷卧身沙场。但姥爷是多么幸运，弹片以高温高速侵入到了他身体，却能静静地陪着他走完快乐的余生，岂不是应了姥爷说过的话，应该感恩老天爷的好报。

多年以后有次到姥姥家，姥姥正在用松枝生火做饭。我又听到了童年熟悉的声音，那是松枝在灶儿里劈啪燃烧的响声；我闻到了童年熟悉的味道，那是空气里满满的松香味儿。

那一刻，心里一颤，突然想起姥爷的青砖老茶台。